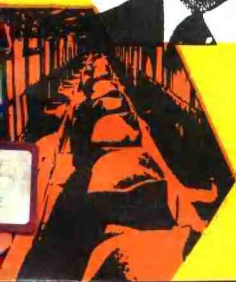


中国工业巨子

范旭东

胡迅雷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舒元璋

封面设计：韩琳

中国工业巨子

——范旭东

胡迅雷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4印张 4插图 221千字

1993年2月北京第1版 199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5.60元 (精装9.60元)

谨将此书献给近代中国化学工业
的拓荒者们。

作 者

目 次

楔 子	逃生.....1
第 一 章	归 心..... 16
第 二 章	意外的电报..... 25
第 三 章	兄弟之问..... 32
第 四 章	初尝官场滋味..... 41
第 五 章	渣沽行..... 52
第 六 章	“老僧化缘”..... 58
第 七 章	瞎大班..... 68
第 八 章	太和里..... 77
第 九 章	洋会办..... 86
第 十 章	红碱之迷..... 98
第十一章	绝望的春天.....110
第十二章	股东们.....118
第十三章	绑票.....129
第十四章	成功与动摇.....144
第十五章	“虎口余生”.....159
第十六章	别了，卸甲甸.....176
第十七章	“忘忧草”.....185
第十八章	两位老总.....192
第十九章	糖 瓶.....201

第二十章	黄浦号.....	206
第二十一章	“古董”.....	214
第二十二章	美国之旅.....	221
第二十三章	长长的车队.....	230
第二十四章	香港脱险.....	241
第二十五章	畹町镇的火.....	253
第二十六章	耳顺之年.....	270
第二十七章	手捻佛珠的人.....	279
第二十八章	地质学家之死.....	285
第二十九章	啊！钟声.....	291
第三十章	“胆化脓”.....	297
后 记		309

一九〇〇年。八月初的一天。

长沙。

天色，早早便昏黑了。

满天墨色的雨云，不祥地翻腾着，幻出种种可惊、可怖的怪影。仿佛，天上犹如人间，也在进行一场无声而凶残的杀戮。

一天之中，母亲总是絮絮叨叨。此刻，却古怪地沉默了。

已是掌灯时分。这间年代久远、墙壁破败、污迹斑斑的旧屋，黑咕隆咚的，没有点灯。黑暗之中，这一家人几对发白的眼珠，炯炯放光。安危未卜的惊惶，生离死别的悲怆，象大石盘压在他们心上。溽暑蒸人，可谁也没有觉得。

不知什么时候，那扇黄锈色破木门，吱呀一声，扯开一道巴掌宽的狭缝。立刻又胶住了。半晌没有一丁点儿动静。

几只麻花长脚蚊子，嗡嗡吵闹着，伺机扑进黑屋。

屋里几双眼睛，正一齐紧张地向外窥探——

保节堂街上，一片令人窒息的沉寂。

没有一丝儿风。浑浊不堪的暑气，呆滞在湿漉漉的青石街面上，臭烘烘酸溜溜的。蒙了厚尘的街灯，显得愈发昏暗。远处，不时几声模糊的狗吠，叫人头皮发麻。

“妈！我……走了。”十七岁的少年猛地跪在地上。

“……”母亲一把将儿子紧紧地搂在胸前。她浑身在簌簌发抖。

少年抬起头，凝视着母亲那张爬满深沟似的皱纹，瘦骨棱棱的脸。他几乎不认识妈妈了。这难道就是才四十五岁的母亲吗？这就是在父亲去世后，勇敢地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支撑着这个家庭不倒的顶梁柱吗？这就是默默地忍受了姐姐未嫁而卒的悲哀，又坚强地鼓励哥哥负笈海外的妈妈吗？她才四十多岁呵，可已是一头枯草似的白发，显得那样憔悴，衰老。这些年头，她心里该有多少痛，多少苦，多少悲，多少愁！她没有在人前叹过半句苦经，没有在命运的打击下倒下；然而天知道她付出了多大代价！……少年心里一阵发酸。他哑声道：“您保重，妈妈！……”

几滴冷冷的泪珠，砸在少年仰起的脸上。他多想在母亲怀里多偎一会儿啊，却又分明感到母亲推了自己一把。好象生怕他没有勇气跨过黑屋的门槛。

少年懂事地抹掉泪水，侧着身子，一闪出了门缝。另一个高大身影的青年，紧跟在他后边。俩人低头沿墙向西急走。

门缝合拢一点，但未闭上。追踪这一高一矮身影的，是母亲的一双布满血丝、忧戚的眼睛……

范源灏（旭东）的母亲姓谢，湖南长沙人。父亲范彦瑜，在三十三岁那年就去世了。那一年，大哥范源濂（静生）十三岁，旭东当时名叫范源灏，才六岁，还有个小姐姐。孤儿寡母，既无祖遗之业，又无亲朋可倚。不得已，只好投靠城里的慈善机关“保节堂”。父亲去世，在母亲心里，留下一个永远滴血的伤口。

在这间阴暗、破败的小屋里，含辛茹苦，熬过了十多个春秋。当年才懂事的小儿子，如今也十七了。尽管这些年里，她又曾悲痛欲绝地为爱女送丧，但好歹已将两个儿子拉扯成人。范家

的香火有人续了，她暗暗自慰。更不易的是，饥寒之中，她没有放松孩子的学业。白天，她让源濂跟着舅舅读书；入夜，自己作针线，又把他叫到灯前，督其课诵。小儿子源灏（旭东）则跟着姑姑学习。两个孩子都十分用功。大儿子不到二十岁，就去别人家里开馆教书，挣得升斗之米以分母劳。保节堂里的寡妇们，都不胜羡慕，说她后半辈子有好福气。听到这些话，她愁苦的脸上，会难得地挂上几片笑容。

戊戌变法前夜的湖南，是得风气之先的地方。长沙城里，更集中了一班活泼泼的维新名士。领头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左右，有督学江建霞、按察使黄遵宪。谭嗣同等有志青年，也回湘协助乡治。一时间，长沙城里，真正是志士仁人，兴会空前。

那一年秋风萧瑟时节，时务学堂又从上海聘来一位主讲席，人称梁新会（启超）先生，是康有为的弟子。虽说才二十四、五岁年纪，却早已文章学问，名闻天下。初来乍到，宾客盈门。为了替他接风，还在曾忠襄祠张宴唱戏。作陪的，全是一方乡绅，着实热闹了好几天。对时务学堂，一时也人人恭维，有口皆碑。

湘中子弟都以能受业于梁任公为荣。旭东的哥哥范源濂，已经二十多岁，也辞馆应考。另一个叫蔡松坡的，年方十六，是第一班四十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他俩成了梁任公先生最得意的门生。

源濂他们是住校攻读的。放年假才能回家。承梁先生照拂，源濂一边学习，一边兼理学堂事务，得点报酬，资贍家用，并供小弟（旭东）上学。母亲朦胧感到，苦日子快熬出头了……阳光照进寒惨的破屋。她沉浸在喜悦的期待里。

那时，她心想：儿子能承受梁先生的师教，真是前世的造化。岂料，这终生不解的师生之缘，竟是日后她全家悲欢离合、生死沉浮之根源！

不多久，关于梁先生，关于时务学堂的一些风言风语，便不时

吹入她的耳里。有的说，梁先生从洋人那儿学得一种“眩人之术”。他带着一种神奇的丸药，谁吃了谁便晕头转向，信奉他的邪说。据说此丸百试不爽。有的人，咒骂时务学堂是“造反之巢穴”……“造反”，是要砍头的。她当时又惊又怕。一连几天睡不好。

等儿子回家送钱的时候，她担心地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儿子一笑回答，是“旧党”造的谣，让她别信。她点点头，心里踏实许多。

然而，谣言并未绝迹。

到第二年正月里，梁先生大病一场。二月中，赴沪就医。三月，儿子带来一个喜讯，说梁新会奉召进京，助皇上变法去了！她这才完全放心了。这下该太平了。连皇上也看重他，看谁还敢说个“不”字？！

但奇怪的是，随着新政推行，“旧党”的气焰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日见嚣张。还发生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的暴行。她又困惑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前年初秋的一天，她记得清清楚楚，邻居院子里那株老枫树，叶子刚显出浅浅的红色。她正在灶前做饭。时务学堂的大儿子，拖着步子，神色疲惫地蹭进屋来。

“源濂，你怎么啦？病……了……”

话才问了半句，突然瞥见门外，靠墙立着儿子的铺盖卷。立时，她心头一阵莫名其妙的紧张。

儿子扑到她跟前，结结巴巴地说：

“出事了！妈……新会先生……他，他……逃……出北……京……”

“你在说什么呀？说什么呀？”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使劲摇着儿子的手臂：“你是在说胡话吧？”

境太险恶了。她渴望见到儿子，渴望知道儿子离家后的经历；他的

源濂沮丧地说：“我也希望这是胡话！——可是，我们学堂已被解散了……”

这太突然了。她还是将信将疑。心里一个劲地反问：这可能吗？可能吗！……看着儿子焦灼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想起长久以来，“旧党”的嚣张气焰，她不得不相信了。只觉得心咯噔一沉。一想到，十多年来，朝思暮盼的出头之日，这一下又推得遥遥无期，她心中感到无限悲凉。一时间，她直着两眼发怔，连灶火烧痛手指，也没有察觉……

小儿子范源瀆，正甩着一根辫子，摇摇晃晃担水进门。见状，急急扔掉水担，飞步上前，摇着发怔的母亲，连声喊：

“妈妈，妈妈！您醒醒，醒醒呀！”

当第二天，传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的凶耗，她已经麻木了。

又开始了黯然、压抑的岁月。时不时，有某人被革职，某人被放逐，某人被捕，某人被杀的传闻。她天天如丧魂落魄一般。大儿子天天早出晚归，不知在干什么。眼看他明显地消瘦下去，眼眶深凹，真使她担心。她有一种愈来愈强烈的预感，感到厄运如同一块巨石，正向她的家庭碾来……家破人亡的恐惧，分分秒秒折磨着她，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那些日子，曾做过多少恶梦？连她自己也不记得了。她的神经，象上了箭的弓弦一样紧绷着……

终于有一天，灯下，等大家都入睡了，大儿子迟疑不决地告诉她，几位时务学堂的同学，相约去找梁任公先生。

她正在为人家赶做女红。听了这话，手一抖，针扎在左手指上。她紧张地明知故问：

“你也去吗？”

“……”静场。随即儿子又惊慌地否认：“不，不。我不走。

我……”

这正是她期待的。她本该心安了；不知怎的，却显得更加不安。她颤声问：“为什么？”

儿子竭力回避，支支唔唔，不肯回答。

她立刻猜到了，心中十分不快。她生硬地说：“你也去吧！”

十分孝顺母亲的源濂，慌慌忙忙保证：

“妈，我不去。真的不去！”

儿子的保证，并不使她高兴，反而更令她怒气冲冲。她严声斥责道：

“我知道你为何不去！你好糊涂。我精力尚健，一双手还做得动。艰苦辛劳，也早已习惯。你堂堂男儿，不担忧自己失学，今后无以立身，倒担忧我会饿死！你好糊涂……”

儿子意外地瞪着她。然后，惊喜而感激地叫一声：

“妈妈！”

这时，她突然打一个颤。她为自己的训斥害怕了。从内心深处，浮起的一阵怅惘之感，使她说不出话。

这是初夏的一个深夜。她一生难忘的深夜。万籁俱寂。只有灯花爆燃的啪啪声响。澄黄的微光，把人影放大，投在墙上，桃木格的破纸窗上，屋顶上。

半晌，她才问：“你同哪几个同学去？”她奇怪自己的镇定。

“蔡松坡，唐才常。”

“去哪儿？”

“上海……”

“你们有梁先生的地址？”

源濂心情沉重地摇摇头。

“那……”母亲又担心地望着儿子。

……尽管如此，第二天夜里，源濂他们还是离了家。后来听

说，是向许玉屏先生借的盘缠。

这往后，不时有一些神秘的陌生人，闯进保节堂街这间破屋。经常将破木门拍得山响。那都是当局派来搜寻源濂他们的密探。

风声越来越紧。她不得不听人规劝，赶紧将小儿子送回北乡横刀河吴镜蓉先生馆中，攻读古书。她唯恐，密探狗急跳墙，会加害源濂之弟。

一夕数惊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一年。她变得更加苍老。神经严重衰弱。头发也花白了。

但渐渐，风声好象松了一些。大儿子也从日本捎信，说不久将归国省亲。她高兴极了。这以后，她夜里常常不知不觉枯坐到油尽灯灭。她暗暗在等待，等待。谁能理解那一颗思念儿子的慈母心呢？

前天，夜里。她凑在灯前，吃力地穿针眼。对儿子的思念，使她心神不宁。线，老是穿不进去。

突然有敲门声。

如豆的灯火，一阵摇曳。她只当又是错觉。因为已经弄错过几次了。

然而，笃笃，笃笃。分明是敲门声。轻轻的，然而急促。

她的心一动，接着可怜地怦怦狂跳。血冲上脑门。她觉得眼睛发花，两腿发软。她定一定神，强捺心跳，才去开门。

面前是一个陌生人！

她大吃一惊。急忙想关门。那青年却敏捷地强行闪进屋来。

“大娘，我是陈少芝呀！”

仔细一端详，她终于记起，源濂的时务学堂同学中，确乎有一个叫陈少芝的。有一回，儿子还请他来家玩过。听儿子说，这是一个出身世家，而又心肠火热的青年。

陈少芝开门见山说：

“源濂回来了，躲在官园。他让我来报个信。”

“那他几时回家？”她急急地问。

眉清目秀的陈少芝，避开对方焦灼的目光，说：

“形势危急，城里不可稍留。源濂必须马上离开长沙！”

“又出了什么事？”可怜的母亲，几乎喊起来。

陈少芝为难地皱皱眉头。他从朋友处获悉，源濂的名字已上了当局这次捕杀的“黑名单”。而且是名列第二的“要犯”！但他不敢泄露实情，只说：

“大娘，您不要细问了——一句话也说不清楚……”

原来，梁启超、唐才常等亡命日本的维新派人士，不甘心变法夭折，又议决在长江沿岸，运动各省会党和防军，起兵勤王。唐才常、蔡松坡和范源濂等潜身归国，即肩负着这项秘密使命。

各路自立军原定八月九日同时大举。不料，七月二十七日，汉口自立军机关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侦破。张决计先发制人，将党人一网打尽。二十八日清晨，他封锁各码头，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部，先后逮捕唐才常等二十余人。当夜二更，又迫不及待将其中十一人押至大朝街溜阳湖畔，秘密加害。自此，张之洞大兴党狱。湖北维新派人士被害竟达百余人。

汉口事泄之时，范源濂尚在洞庭湖舟中。及抵长沙，方知汉口事变已波及湖南。湘抚俞廉三，受张之洞密令，派出大批侦骑、捕快，也大搜党人……

她不知道这一切。她只想见儿子一面。他们已经阔别一年。多少回梦中相见，醒来却又无影无踪。而今，源濂已从天涯归来，近在咫尺，不及相见，又要远走他乡。她能不怨恨吗？然而，恨谁？怨谁？……她深信，这绝不是儿子无情寡义。一定是环

学业有否长进？他的身体是否强健？可是，她又不愿因此让儿子冒被捕的危险。此刻，她的脑子乱极了。

她自顾自沉思着。少芝讲了一句什么话，她竟一个字也没听见。

陈少芝不禁提高声音，朝她喊一声：“大娘，您怎么啦？”

她这才从梦中醒来，只听见少芝说：

“大娘，还有一件事。源濂怕弟弟受株连，这次决定带他出去……”

什么？要把源濂也带走？不行，不行！一种直觉，一种本能，促使她反对这决定。这些年，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出去一个儿子已经够受了，怎能两个都走？万一有什么意外，一下失去两个儿子，如何是好？不，不行！再说，源濂还小……

她的心在呼喊，在抗争。然而，连她自己明白，这抗争是何等无用，这呼喊又是多么无力。

陈少芝规劝道：

“大娘，想开些吧。眼下，这帮下作鬼杀红了眼，什么事也干得出！您没听说吗？学友李虎村在武昌就义，不就连累到他的老父么？……”

恐怖攫住了她。她打了一个寒颤。这是命啊，她无法抗争。因为爱，她不愿儿子离开；也因为爱，她希望儿子插上翅膀，早早逃出这个杀机四伏的省城。

陈少芝走后，她一刻不停地拾掇起来。天没亮，就托人去横刀河的学馆，带源濂回家……

眼前，陈少芝领着小儿子走远了，走远了。她心里象塞了一把干茅草。她不知道他们将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能否平安地跳出虎口。一切的一切，只能托付给少芝。她无力卫护自己的儿子。没能让小儿子完成学业，更令她觉得对不住九泉之下的

丈夫。可是，生命比学业更重要……眼睁睁地，他们远了，远了，远了……

两天的紧张和惊吓，早使她心力交瘁：她竟强撑下来。而此刻，这位扶门而望的母亲，终于两腿一软，瘫坐下来。膝盖骨撞在木门上。呼！一声在她听来非常骇人的声响——门闭上了。

昏黑之中，挟着蓝底白花土布包袱的小个子少年源灏，遽然收住脚步。回过头去，他隐约听见身后的声响。

窄窄的小街。一幢幢矮破屋，拥呀挤的，杂凑在一堆儿。象一群压在一起的尖嘴利牙的鬼怪。再远处，则黑魆魆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

“快！”大个子陈少芝催促着。

少年向旧屋投去最后一瞥，转身快步追去。

前边，狗咬得更惊慌，也更骇人了。

他只觉得燥热难忍。暑气淤积在四周，令他窒息。他大口地喘息，象雷雨之前，浮上水面的鱼。憋闷使他沁出一身身臭汗，胶水似地粘人。衣衫早象从水里捞出一一般，牢牢地贴在瘦瘦的脊背上。

一切太突然了。从回家到出走，他在母亲身边只待了短短十几个小时。母亲絮絮叨叨的叮咛，一刻不停。他好象什么都记下了；此刻又忘得干干净净。他被这突然的变故弄懵了，自始至终象木偶似地任人摆布……

一只手拍拍他的肩头。说话的是陈少芝：

“源灏，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叫你哥哥。”

少年应一声：

“别走开！”陈又叮嘱一句。随即钻进一条狭窄的小巷。

那周遭阒无一人，他象被人一下子遗弃在荒郊里。狗吠声显得

那样遥远，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少年轻轻地下咳着，给自己壮胆。

时间，一分一秒过得好慢！……

正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得得之声，惊心动魄。

少年慌忙将单薄的身子紧贴在墙角里。

一队头戴缨帽的侦骑、捕快，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疾驰而过。铁蹄在青石板上，撞击出绿色的火星。甚至能听到坐骑粗重的喷鼻之声。少年的心，几乎提到了喉咙口。

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秒钟里。少年，却觉得过了几十分钟。等到马蹄声远，他已经双腿发软，站也站不住。一连几分钟，他瘫在墙边，一动不动……

一股馥浆糊的酸臭味，直钻鼻孔。他抬起失神的眼睛，搜寻着。就在头顶的墙上，贴着一张由湖广总督张之洞签署的布告，上盖血红的关防大印。

他凑近去看。不料脸正贴在一张蛛网上。一只大蜘蛛，慌乱之中竟爬到他脸上。他骤然一惊，手忙脚乱地想甩掉它……

一场搏斗下来，他又大汗淋漓。不知什么时候，陈少芝已站在他面前。

“来了么？”少年问。心中惊魂未定。

“来了。”一个黑影从陈少芝身后闪出。

这是哥哥的声音！少年的眼睛刹时明亮了。他亲热地叫一声：“哥哥！”情绪镇静多了。

哥哥却压低声音斥责道：“别作声！”

说完，轻击一掌，便自顾自地赶前去了。噤噤。那脚步声焦急而又沉重。

少年默默跟上去。察觉哥哥心情烦躁，他心里充满同情。

前面就是江边了。

这时，起了风。干白的土路上，旋风挟起几股尘柱，旋转着向前移动，象披发的怨妇，又象吓人的鬼怪。

少年不觉毛骨耸然。

江边船埠旁，早泊着一只三桅大船。

这木船，里外漆得油亮。船头，高挑着四只圆柱形红油纸大灯笼。每只灯笼上，各书一个斗大“黄”字。江风吹得灯笼微微摆动。这就是少芝替岳父黄忠浩雇的迎春赴鄂的客船。

踏着颤悠悠的跳板，少芝引范氏兄弟上船。等他俩在后舱藏好，陈便合上舱盖。

舱里一团漆黑。兄弟俩象遽然落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里。半晌，谁也没有动弹一下。

头顶上，一阵搬动箱子、行李的乒乓声。大概是陈少芝在指挥仆人遮没舱口。好一会，响声才消失。

一只手在黑暗中摸索。当他捏住弟弟瘦削的手臂时，轻轻地将他揽过来。但哥哥这表示手足之情的克制手势，已足以使弟弟感情激荡了。源襄顺从地滚到哥哥怀里，任他紧紧搂住自己。

哥哥在他心目里，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他俩相差近十岁。父亲去世后，哥哥更担起父亲遗下的责任。长兄代父，加之久别重逢，源襄该有多少话儿想告诉兄长啊！……过去一年中的每一个昼夜，都浸透着妈妈的忧愁和泪水——然而，冥冥之中，仿佛有无数充满敌意的耳朵在偷听。这里不是诉说离情的地方，他想。源襄懂事地什么也没有说。

哥哥心里也不平静。对于母亲，对于幼弟，他一直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打从参与梁先生的变法运动，他给家里带来多少不安和灾难！形势一危急，自己可以一走了之，苦累遗留家人去品